

# 岁月无声人有情

□ 吉荣华

乡情

今年春节前后几天是在老家度过的。

大年初一，站在家门口，默默看着路过的人群。忽然，老邻居正贵携家带口地走了过来，走到近前，他拉着3岁孙子的小手，指着我说：“叫伯伯！”

我瞬间想起，他的哑巴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了。

正贵夫妇生了两个孩子，老大是哑巴，老二是女儿。老大叫小杰，八岁前也没发现有什么毛病，孩子成天乐呵呵，活泼可爱，只是“咿咿呀呀”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别人跟他说话时他好像听不见，家人也只是认为孩子说话晚、调皮。9月开学前，正贵拎起家里搪瓷做的洗脸面盆，顺手抄起一个棍子，跑到小杰的旁边，“咣当咣当”猛敲了几下，正蹲在地上打玻璃弹子的小杰没有任何反应。正贵又猛敲几下，一切依然。

连续9年上北京工地打工，正贵图的是家庭幸福，子女健康成长。但唯一传宗接代的儿子竟

然是聋哑残疾人！他虽然近两年也有些猜想和推测，然而真相却也让他一时受不了。村里和镇上的学校不肯接受小杰，正贵家里人也听说市里、省城里有聋哑学校，想送去，又怕学费太贵。小杰8岁到10岁只能在村里玩耍，小伙伴们离他远远的，几乎没有玩伴。美好的童年，小杰却只能活在无声的孤独的乡村世界里。

其时，我已在县城工作。偶然间听说河滨小学有聋哑班，而且河滨小学的校长姓张，是我们老乡，便打了个电话，张校长还保持着老区人特有的真挚热情，一再表示，学费按国家标准，不贵的。我大喜，当晚骑了一个小时自行车，急匆匆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正贵的老婆及父母。他们也很高兴，说本想送小杰去的，但村里有人说一年要好几万元。

一周后，小杰的妈妈带着他赶到了学校。我和张校长回答了一些问题，安慰了一番。安置好

小杰后，我就回单位了。我尽我所能，使小杰灰暗的世界变得绚烂起来，我的内心油然漾起幸福的感觉。

后来，小杰上完小学，还考到常州又学了三年，正贵说他写的字很不错的，还会画花鸟虫鱼。正贵说时，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和自豪。小杰的爷爷奶奶也逢人便说，多亏了小华呀，要不是他告诉我们实情，小杰还要继续在村上游荡呢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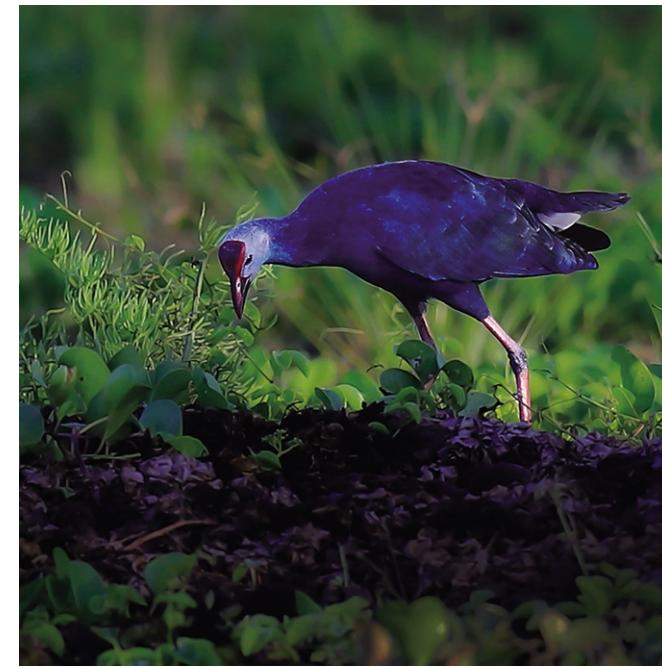
小杰有了知识，也在校园里学了许多现代人应掌握的生存技巧。他很快有了工作，并娶了一个同样聋哑的女同学做妻子，并生了个儿子，有了自己快乐的生活。

有时，我内心会涌起些许歉意，由于工作繁忙，生活繁琐，没有去河滨小学经常看看这孩子。小杰，你不会责怪我吧。

一朵花有了阳光和雨露，会开得更艳。岁月无声，人间有情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得更美丽！

## 博物记趣——

多吟声声篇



紫水雁 岳建清 摄

# 儿时消暑记

□ 周星

那年大暑已过，虽说梅雨结束得晚，热得也晚，但外面却也是闷热难耐。幸亏空调电扇普及，家、办公室、汽车、商场里都是凉风习习，大家都享受着科技发达带来的“清凉一夏”。

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常州农村人。回想30年前我儿时的夏天，那时候科技尚不发达，空调是个稀罕物，家中有一台台式电风扇或者一只大吊扇也实属不易。即便如此那时还经常停电，所以每家每户必定有一个“消暑神器”——大蒲扇。就是靠着它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酷暑。

母亲是无论走到哪里，蒲扇都不离身，一边行走，一边不停“呼哧呼哧”扇着蒲扇，而我就像一个小跟班似的跟在她后面。有时候我也会主动表“孝心”，一把夺过大蒲扇，说道：“妈妈（常州方言，妈妈），你歇一歇，把扇子给我，我来扇扇你。”说完我就卯足了劲开始扇蒲扇，才分分钟的工夫，就觉得两手酸酸，满头大汗。于是我主动终结“福利”，扔下蒲扇，转身就跑。但是到了晚上，我还是会靠在母亲身边，一边听她讲故事，一边享受着她那蒲扇的凉风。我那时候就很纳闷，为何母亲的手臂总有使不完的劲呢？

如果说蒲扇给了夏日清凉，那么西瓜和门口的井就是清凉的“圣地”了。大人们每天都会准备好一两个西瓜，有的用网线袋吊了西瓜浸在井水里，把它当做冰箱；也有的从井中打出一大

盆凉水，把温热的西瓜浸上个把钟头，成为冰镇西瓜。到了夜晚，随着大人们用刀切西瓜时那一声脆响，似乎就打开了夏天的清凉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，分享着一天的趣事，幸福满满，其乐融融。

在夏天，农村人是最喜欢乘风凉的。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乘风凉永远是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。一到下午，房子东面的屋山头是乘风凉的好地方，一来是下午的太阳照不到，二来是那里树木成荫，凉风习习。大家搬出桌子、板凳、躺椅、竹榻（竹子做的小床），大人小孩有的打扑克牌，有的下棋，妇女们则是嘻嘻哈哈地做着手工活，一派壮观的乘风凉场景就自然而然形成了。

傍晚时分，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好桌椅，把菜端出来，一边吃夜饭，一边打招呼：张家长，李家短，吃得啥，喝得啥，有没有弄点小酒咪一下……我们小孩有时候喜欢端着碗东跳西窜，大人一般也不会说什么。但有时候碰到几个年纪大而且规矩多的长者，他们就会忍不住说上几句，这时候我们就只能乖乖地各就各位，不敢再放肆了。

天黑了，外面的凉风更让人舒畅了。除了前面说的吃冰镇西瓜，我们小孩子还喜欢玩捉萤火虫，玩捉迷藏。那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就像黑夜中的一盏盏亮灯，吸引着我们去捕捉，一会工夫玻璃瓶就满满的了，睡觉时把它放在枕头边，别有一番趣味。

月圆之时捉迷藏也是趣味无穷。大多数孩子会缠着大人们讲故事，故事的内容就是一些民间传说之类的，偶尔还要讲些“鬼故

事”，我们听着听着就会贴近抱在一起，时不时还要看看身后，有没有鬼影之类的东西，尽管害怕，仍要催着快些讲。当夜，长舌鬼、僵尸一直在脑海里翻滚，有时候吓得一夜不敢睡。

一个夏天过去，大人们的故事情节讲掉一大堆，而且还不能重复，实属不易！

消暑的趣味显然不仅限于此，看电视剧也是一大乐事。那时电视机尚未普及，我家那台16寸的“百合花”牌黑白电视机竟然也成稀罕物了，每次一拿出来放在大门口，村上就会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前来和我们一起观看。大家凝神屏气，目不转睛，等到一集结束后广告期间，就评头论足一番。记得那时电视剧的质量也是数一数二的，量少而质高，个个都是精品。从1983年版《射雕英雄传》到《上海滩》，从《戏说乾隆》到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从《西游记》到《水浒传》，从《包青天》到《七侠五义》，这些经典的电视剧，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，也为我们那一代人的儿时暑期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。

夜深了，大人们的故事讲完了，电视台的节目也结束了，大家都感到困倦了，有的收起卧具椅凳回屋睡觉了，而我最喜欢用竹竿挂起蚊帐，躺在竹榻上数星星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儿时消暑的生活，如今回忆起来就像一泓清凉的甘泉，令人难忘。夏日里的那种悠闲、恬淡的氛围，那种大自然赋予的宁静和快乐，是今天在喧闹小区里的人永远无法感受到的，而这恰恰就是一种浓浓的亲情和乡情！

## 走进德令哈

□ 李江豪

游览

夜色，戈壁，草原，千诗人海子都是空空。但当这些意象放进我的眼里，我却装不下，等溢出时都成了泪水，在宣泄的泪水中我看不清美丽的戈壁，荒凉的城，看不到青稞的生长和滚动的石。我想我该去走走，就去德令哈吧。

德令哈走过了海子的身影，我追寻着也踏上了他的足迹。找到了目标，我像是在生活的一团乱麻中扯到了线头，交缠的线被我越抖越远，越理越顺，另一端就绑在德令哈，晃眼的，有拉扯的，等我去解开。

我实在心切，没等到一个长一些的假期就出发了。

出门总是有意思的。没抢到火车票在南京就提前下了车，拖着行李凌晨三点在街头暴走，坐摩托因为价格没谈拢走到半路被骑车大爷送回原地，遇到好心的出租车阿姨想载我但因为不顺利也就作罢。即将飞越大半个中国前，还在地铁上跟旁边同样瞌睡的陌生青年头碰头补觉，飞到西宁才又沿着海子的行迹，睡在像火柴盒一样的上铺到了德令哈。

这是我第一次睡在如此逼仄狭小的地方，像灵魂离体般的麻木绝望，上铺平躺下就翻不了身，火车顶部的铁皮就像在我的眼前，离太近了，鼻子喷出的热气会沾到睫毛上，到夜里空气越来越冷，呼出的热气变得湿漉漉的。火车行驶一会儿就会晃动一下，连带着声响，时常很有规律，“咔嚓，咔嚓”，像静水中一圈圈整齐荡漾的涟漪，有时又很密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浑身颤抖像滚石落地。

数着火车的动静，我在逼近空间中的麻木与恐惧倒是消散了不少，睡在车厢中的人们好似摇篮中的婴儿，我同他们一起终于

在安睡中被送到了大地母亲怀里。

早上出站时天才刚有了亮光，我以为的一夜无眠，怎想居然带了好梦，不知海子来时有没有睡好？

德令哈没有下雨，也没有荒凉的城，倒是戈壁依旧，美丽又空空，是的，就是海子说的空空。“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/一切都在生长/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……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。”五月的德令哈是张嘴能呼出白气的冷，满身的烦躁，首先就被这爽快的冷意洗刷干净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草原、戈壁，夜色笼罩下的泛泛星光，原来我的眼里也能包容下这样的广阔。

天远云高，人在戈壁是那么渺小，走在海子的德令哈是把石头还给石头，是把胜利让给胜利，是站在草原上的抒情满怀，放声高歌。我决定，像海子说的那样，今夜我也不关心人类。

德令哈广博到包容了我的任何情绪，出发时的所有焦虑纠结，等放到任何一座盐湖中后，早就雁过无痕，平淡无波。驾车在荒漠公路，带着飘扬的黄沙，视线可以远到天际落幕之处。

可等车行一段，巍峨的雪山又撞进你的眼，雪山就生长在地面上，生生切断了天幕，耸立着与周围的空旷倒有那么些不自然，沿着山的棱角向上，能看到积雪的雪和匆匆飘远的云，久了倒又觉得顺眼。荒漠里住不了动物，连飞鸟都没一只，要是有的话肯定也跟人一样会跪倒在山脚下，崇拜山。

写不出“大漠孤烟直”，如果生活低压到喘不过气，请你一定出去走走，哪怕吹吹风，哪怕闻闻花。